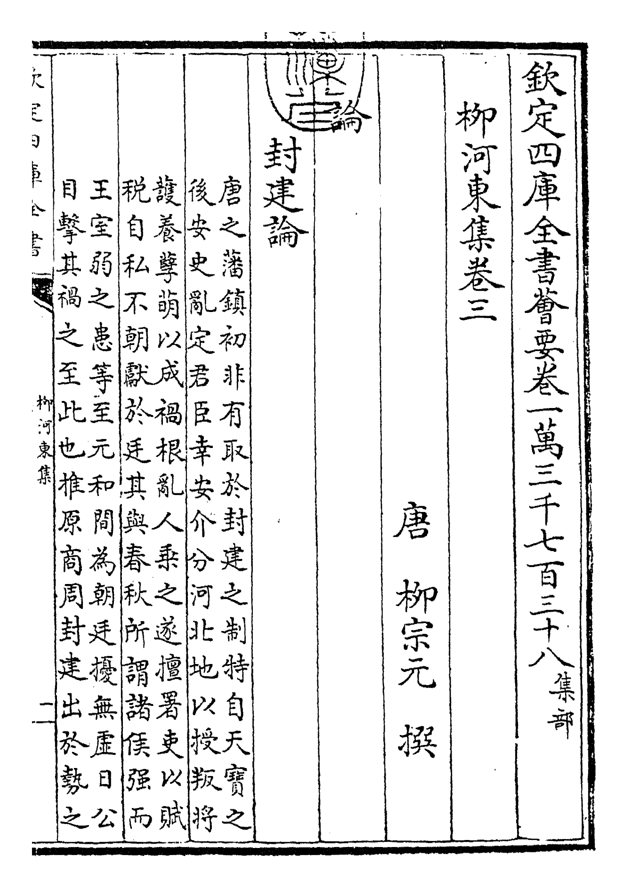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八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

唐 柳宗元 撰

論

封建論

唐之藩鎮初非有取於封建之制特自天寶之後安史亂定君臣幸安介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其與春秋所謂諸侯强而王室弱之患等至元和間為朝廷擾無虚日公目擊其禍之至此也推原商周封建出於勢之

不得已而秦漢郡縣有公天下之端其曰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蓋猶惜乎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強藩悍將為中國擾也唐史臣贊景元子孫歷數唐諸儒如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等言而詳取公之論以為世鑒誠

知言哉作者之年月未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一無則字）其生

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緇詵切說文曰叢也）鹿豕狉狉（音丕說文曰貍子曰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

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一無有字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一無有字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

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一作濩）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扞戶旦切）（詩兔罝公侯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於宣王揔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一無矣字史記魯武公九年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侯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後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

位十一年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立懿公弟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自是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春秋宣三年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射王中肩者有之中陟仲切春秋桓公五年周桓王以諸侯伐鄭蔡人衛人屬焉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春秋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誅萇弘者有之萇音長春秋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周人殺萇弘蓋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劉范不當為昏姻而周之責則在萇弘也天下乖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

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掉徒弔切說文曰搖也春秋尾大不掉遂判為十二合一作吞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一有其字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謂陳勝吳廣之屬賈生過秦論曰始皇既沒餘威振

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天下雲合響應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謂若七國之反漢書吳王濞傳景帝即位晁錯說曰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令吳

王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遂削諸侯地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謂藩鎮之擁重兵也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

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

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初立名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得魏尚於馮唐漢書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嘗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之法賞太輕罰太重帝悅遂赦魏尚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傳霸為人明察治潁川為天下第一覩汲黯之簡靖漢書汲黯傳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細苛為東海太守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名為主爵都尉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輯音集籍入切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

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諟而尊之拜受而退已（一有斯必守）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締丁計切說文曰結不解也）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疾智切說文曰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

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令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

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

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則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亷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亷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此牧民篇之言也然公大意謂亷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亷恥有亷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作之年月未詳

管子以禮義亷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

廉者曰不蔽惡一有也字世人之命廉者一無世字曰不苟得一有也字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一有也字世人之命恥者一無世字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

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令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亷與恥其果存乎亷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茍得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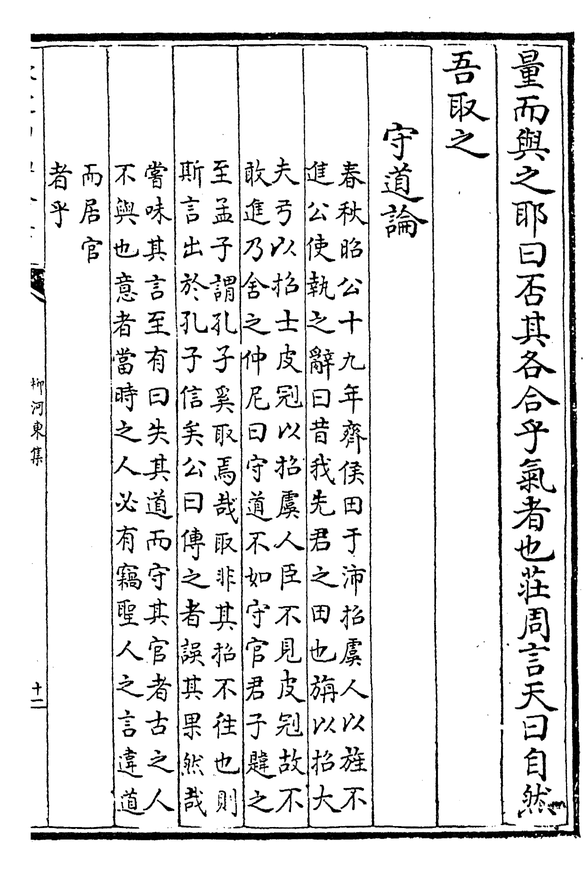
天爵論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公以為末之盡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則亦與孟氏修之之説有以異乎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

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眂眂於獨見眂音諄說文曰目也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離明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女巧切釋文云擾也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

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



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至孟子謂孔子奚取焉哉取非其招不往也則斯言出於孔子信矣公曰傳之者誤其果然哉嘗味其言至有曰失其道而守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意者當時之人必有竊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乎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無也字）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凖也守其物由其凖而後其道存焉茍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

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禄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扑普木切說文小擊也梏姑沃切說文手械也拲古勇切說文兩手同械也）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

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全其工一有也字達於天下矣一作也

時令論上

吕氏春秋吕不韋之所作也其月令之不合於周法者尚矣嘗觀孔頴達禮記疏案鄭目録云

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歳首而月令云為來歳受朔日是九月為歳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歳首歳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

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所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别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已疑之公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信然哉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十有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

已矣觀月令之説茍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術音遂説文曰六鄉之外地曰道也）一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

養犧牲趨人收斂趨音促說文曰速也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竇音豆說文曰空也窖音教說文曰地藏也修囷倉囷區倫切說文曰廩之圓者也謹蓋藏藏才浪切又如字勞農以休息之勞郎到切說文曰慰也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省息井切說文曰察也審也賜貧

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待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

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鼽音求說文病寒鼻塞嚏丁計切）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堡音寶說文曰堤也墇也）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一無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

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無之字)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怠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謗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焯音灼說文曰明也)

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上居宜切下邪字同）其有嚚然而不顧者（嚚魚巾切說文曰語聲也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

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闕

斷刑論下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蔡聲子之言也然自古刑賞初豈嘗有拘時者哉案唐書刑法志太宗親録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觀此則唐之刑賞亦固不以時而區別也公之斯言其必有自而發之哉

余既為斷刑論斷都玩切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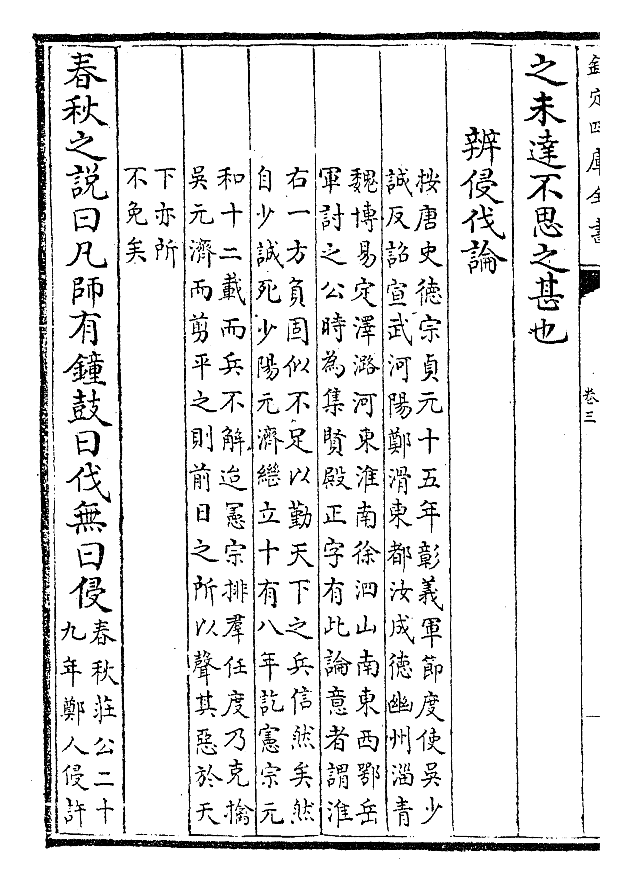
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冬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夏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居隘切說文曰怠也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敺音區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敺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

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太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

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痺必至切說文足氣不足病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毋迴切說文曰瞑瞑眸目不明也支不得舒怨號之聲並平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

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

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



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按唐史德宗貞元十五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詔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之公時為集賢殿正字有此論意者謂淮右一方負固似不足以勤天下之兵信然矣然自少誠死少陽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訖憲宗元和十二載而兵不解迨憲宗排羣任度乃克擒吳元濟而剪平之則前日之所以聲其惡於天下亦所不免矣

春秋之説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莊公二十九年鄭人侵許

左氏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饜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朘一作沒一作私一作傷朘遵全切說文縮也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

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壊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

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説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

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効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公謂石碏六逆之論有不可槩者故從而辨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説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閒親新閒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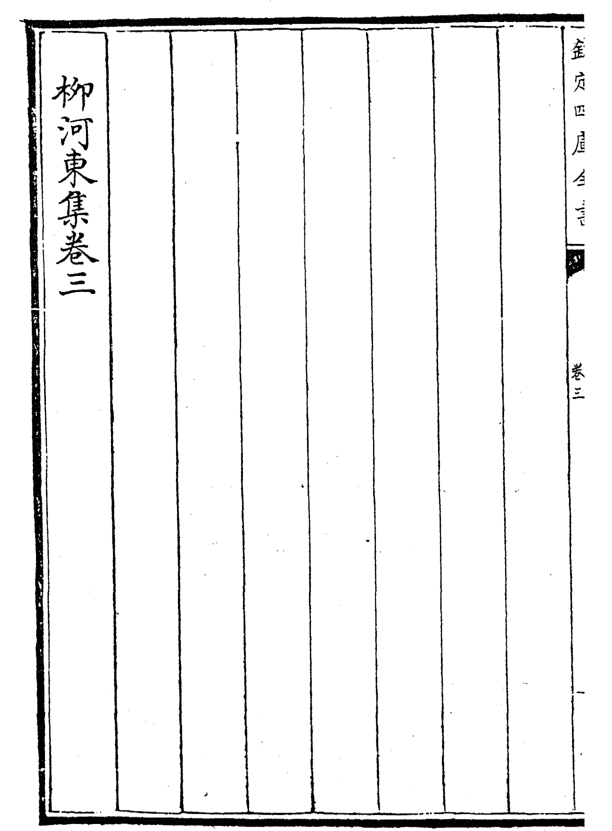
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親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一無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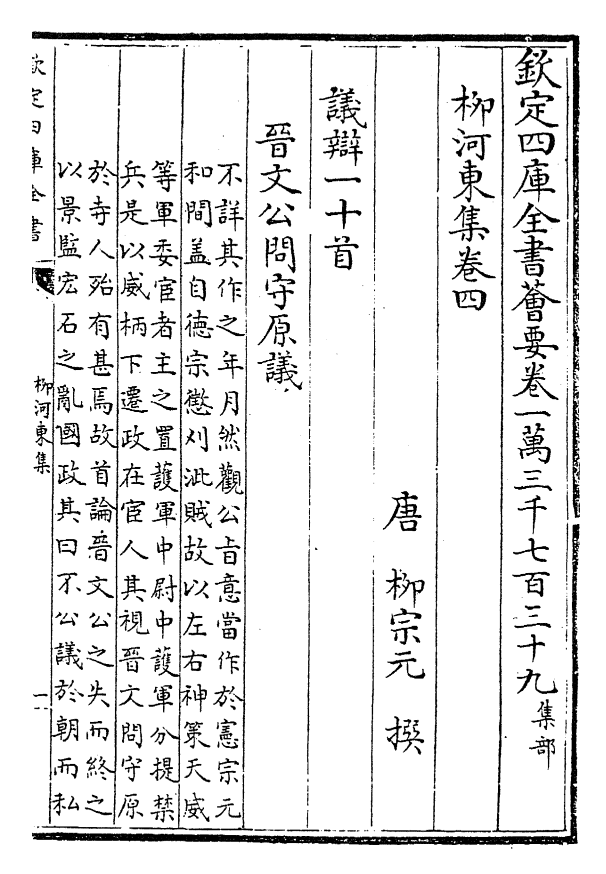
亂者敗一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立乃理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公使為卿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世家湣公七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弗聽遂與楚成王戰大敗傷於泓而卒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魏人范雎也自號為張祿先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雎說

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王於是廢太后出穰侯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璜**胡光切**而疎吳起乃危**成魏成魏文侯之弟璜翟璜也魏文侯二十五年問李克以魏成為相時吳起事於魏有功至魏武侯立以田文為相吳起不悅與之論功自是起遂去魏之楚楚以為相事見史**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史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苻堅曰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及堅繼立遂以王猛為中書侍郎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日熾矣**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

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初即位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恃恩專恣遂誣奏李斯反狀鞫治之腰斬咸陽市夷其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決焉事見史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臲音孽卼音兀危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咻音休說文曰痛念聲也孟子衆楚人咻之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

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柳河東集卷三



柳河東集卷四

唐 柳宗元 撰

議辯一十首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不詳其作之年月然觀公旨意當作於憲宗元和間蓋自德宗懲刈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守原於寺人殆有甚焉故首論晉文公之失而終之以景監宏石之亂國政其曰不公議於朝而私

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蓋亦深惘當時宦者之禍當時之君由之而不知也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洪志之亂作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以畀趙衰 春秋

僖公二十五年傳夏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於是問原守於寺人敦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敦音孛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敦鞮注云敦鞮披也衰初危切晉大夫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

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媟音薛說文嬻也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是時楚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狐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史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

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桓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公叔痤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乙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

弘石得以殺望之按史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病委以政事蕭望之等頗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設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一作問非失舉盖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春秋宣公二年書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左氏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昭公十九年書許世子止弒其君

買左氏云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盾徒本切宣子名

駁復讎議

事之本始詳新史張琇傳所載子復父讎者凡七人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韓謂子復父讎雖不詳於律然先王之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不可著為定制公則以服孝死義之人不可以王法從事欲下所議附于令豈公之意深罪夫陳子昂議法之為非其人哉史載公此議甚詳蓋有以夫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為縣吏趙

師韞（音蘊）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一作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黷音讀說文握持垢也）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向違害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立

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讞語蹇魚戰魚列三切說文亚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籲音裕書無辜籲天號音豪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又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

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音牆）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悖音孛　驁音傲）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

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已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無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不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

議附於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觀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見之公謂周公之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誠至言也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丁浪切）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

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慭慭者之事慭傾雪切說文曰器破也

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誠幾百歲若列子當鄭穆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事則列子當生魯穆時而非鄭穆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沒之後云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産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音須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四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公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僖公古文並用釐虛其切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

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音省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逌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史記貨殖傳注文子姓辛氏名研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篇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注有李暹訓注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録老子遺言為十二篇且劉向所録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注卷數皆合豈暹等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音堯說文山危貌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叉初加切

說文手指相錯牙朱加切說文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魯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此曾子在孔門其生最後於夫子且又老而死而語實載之此公所以疑論語非成於孔門諸弟之手也然聖門師弟道學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公下篇論堯曰首章之言謂夫子素所諷道之辭誠得

其旨蓋揖遜征伐之事皆萃此數語間非聖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耶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曽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歳曽子老而死是書記曽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曽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曽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曽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

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盖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

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方鳳切說文誦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扶富切說文葢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音擅不及已下言一作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涸音鶴說文渴也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

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鬼谷子按史記蘇秦傳注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横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注有尹知章注然其書序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注今公入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幾千言要鬼谷子書大抵皆縱横之術其於道誠隘唐史叙鬼谷子遂為蘇秦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

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說文戾也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音保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音洽隘也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狙子余切說文曰猿屬也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齊晏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然嘗觀之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與非儒明鬼誠墨者之道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

也盖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藝文志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莊子為南華真經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耶公謂太史公謂莊周書多空言無事實況取而益之則空言尤甚意若有所不取史記注亢音庚亢倉子王邵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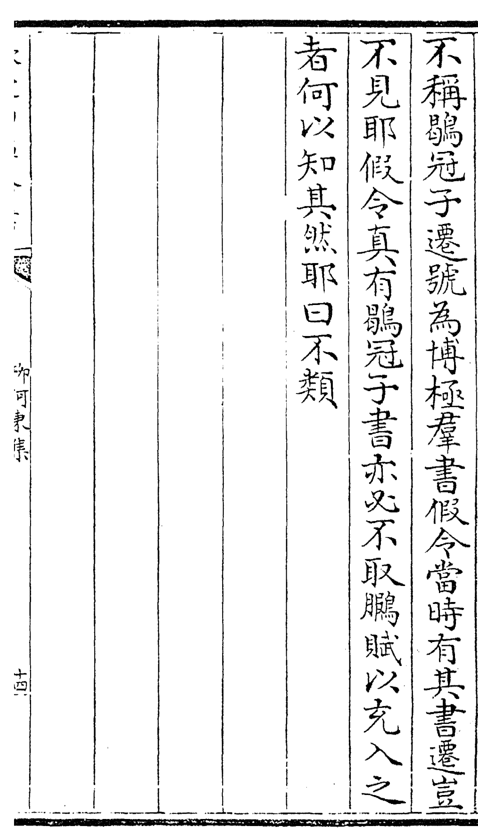
姓名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畏音於鬼反又烏罪反累音壘又路罪反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録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下注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鳥羽為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鶡冠子三卷其書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嘗讀其書謂其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公則以為皆鄙淺言且疑好事者偽為之二公去取之不同如此鶡音曷似雞

余讀賈誼鵩音服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



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河東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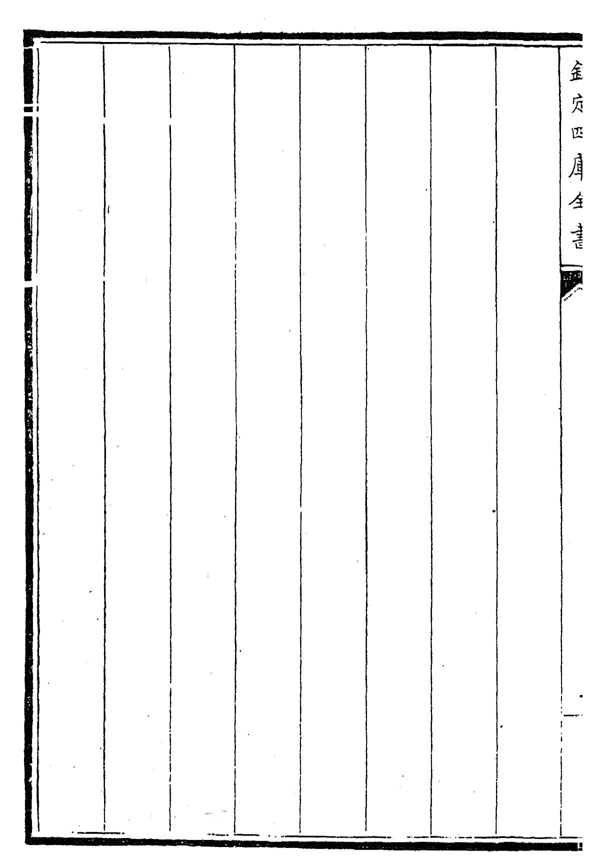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第三頁後四行桓公五年周桓王以諸
侯伐鄭刊本五訛三下桓字訛恒據左傳改
第五頁前一行不削其反遲刊本遲訛亟據漢書
改
第五頁後七行不制其侯王刊本侯王訛王侯據
下句及郭雲鵬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一行湣破義刊本義訛逆據左傳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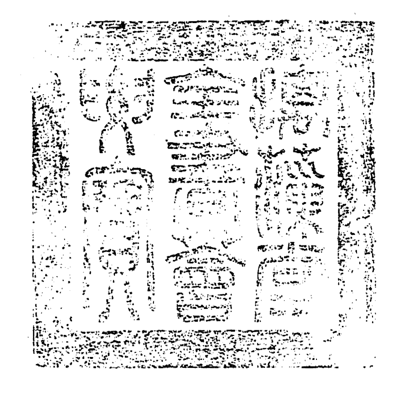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晉厲死而悼公立乃理刊本脫而字據唐文粹增

卷四第二頁前五行先軫將中軍案左傳閔原守在僖公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先軫始佐下軍二十八年始將中軍則先軫將中軍在閔守原後此及注文俱失考

第四頁後四行若元慶之父刋本元慶二字訛作君據校宋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周安王四年刊本四訛三又秦惠
公刊本公訛王並據史記改
第八頁後二行史記貨殖傳注刊本貨殖訛范蠡
脫注字又名研刊本研訛姸據史記注增改
第十頁前六行堯曰云云案此段引論語文多訛
舛各本皆然姑仍之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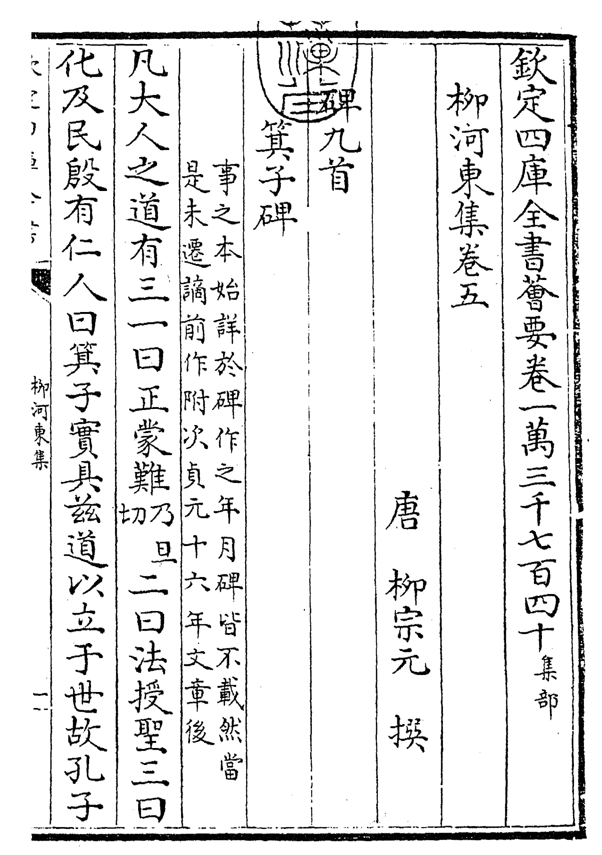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四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五

唐 柳宗元 撰

碑九首

箕子碑

事之本始詳於碑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然當是未遷謫前作附次貞元十六年文章後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乃旦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慇懃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謂比干諫而死）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去吾國故不忍（謂微子去之與音預）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謩（謨同）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叢祖紅切正作叢俗書作叢 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戲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

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爲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懐故都時詘屈同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公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序所謂某年月日者即元和九年也其曰明年二月丁亥即元和十年公是歲三月出爲柳州刺史碑蓋在柳時作序云九年八月丁未祭于新廟當作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長歷推之九年八月乙

亥朔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𡆀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濶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燎力照切又音了罇俎旂章粢稷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音卑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

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慼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室圃畦以毓蔬（毓音育周禮園圃毓草木）權其子母嬴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曰則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辯俗作晉）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

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彛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甫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刋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維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振音真振振公子仁厚也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蒞于道師儒咸會嘉

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頖宮庭燎伊煌音皇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欷音希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畇畇其原畇音匀又音旬說文墾田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兹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度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

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盍疚其多疚音究公斯考禮民感一作咸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来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音河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酳余振切王道式訖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不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

作之年月具本篇柳州隸嶺南故曰古為南夷碑末尚闕惜乎不得其全也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椎音

椎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為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卉音毀草也書島夷卉服攻刼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冕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士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音璿辟音壁唯以水切並見禮記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

洎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
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
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
一無有字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
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
然臨而炙之乎闕
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兹教以寧其神
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茍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

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注麗猶繫也）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終南山在京兆府武功縣潘岳關中記云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京兆尹韓府君即韓臯也據臯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臯奏不實遂貶撫州則十二年旱又可知矣作之年見本篇）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祗飭祀事考

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盩音侜厔音窒縣名隸扶風郡虔承聖碁創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幹龔柱礎龔盧紅切礎音楚陶瓴甓瓴音零說文甓似瓶甓博厄切爾雅瓴甋謂之甓詩中堂有甓築垣墉恢度舊制度徒故切說文法制也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

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壠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瑯玕夏書載焉璆音球琳音林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厥貢惟璆琳瑯玕紀堂條梅秦風詠焉詩終南篇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槄梅柟也又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他本一作杞堂條梅一作杞堂條梅誤甚矣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祀一作祀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音戾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

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除說文偫也峙文里切爾雅偫峙具也）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顧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禜雩皆有準程（禮記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雩禜祭水旱也禜音詠雩音于相近即禳祈音也）顧惟終南祠位庳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

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産財作固鎬京（鎬下老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弈弈新廟（弈音亦與奕同）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尊暢純精邑叟耆夫鮐背鯢齒（鮐音臺鯢音倪）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此碑與前篇同時皆以禱旱作太白終南地勢相屬韓集南山詩謂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簉

則二山誠關中之名勝禱應如響宜哉韓裴蓋有勞於二祠者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癘疾祟降則禱之祟音邃神禍也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閎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讙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文亡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皐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今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兹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恵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音鹽說文無夫也

肅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强禦獄訟

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唐志永州縣四湘源居其一公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至是凡十年矣清河崔公能史有傳其曰十有一月庚辰即十一月七日也二妃事韓文公黄陵廟碑紀之甚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曰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延面切說文餘也）均節委積（上於偽切下子智切聚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少曰委多曰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僃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埴音植埏也）廼桴廼載工逸事遂作皃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

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内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玆川古有常典敺祓戾孽敺音區祓音弗

說文除惡祭也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奸音干有翼其恭有苾其馨沈牲瘞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嬀汭舜所居嬀水之汭嬀汭俱爲切汭儒税切神位湘滸音虎揆玆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玆邑攸主毛牷既肆肆一作䏺拍逼切周禮副辜祭籀作䏺

椒馨爰糈先呂切祀神之米湑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炖徒渾切說文火盛皃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桴音敷編竹木為之大曰筏小曰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閟一作閒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主以對嘉祉南風湑湑音胥又寫與切說文露皃也湘水如舞將子無護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史有傳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父勣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賵其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其曰建中初則公之文當在貞元間作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波切）娥為室女淵懿靜（一作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

出黿魚鼉蛟黿音元鼉徒河切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鄣旁小民悲感怨號上音宛下音豪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奠娥鄣水西横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貽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咨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真好靖不游纖葛絺紵上丑知切下直呂切克佚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于風濤于一作乎一作於匍匐来哭號天以呼顔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匹侯切又鼻墨切說文斃也僵也氣竭形枯一作面汙父屍既出孝質巳殂黿鼈黿鼉有蛟洎魚

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鄰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者且加刑焉其女懼而告晏子曰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槐而賤人可乎晏子入言之公乃出傷槐三囚趙姬完父操棹爰謳烏侯切亦作區列女傳趙簡子南擊荊至河津津吏醉不能渡趙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告曰妾父聞君王將渡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餘瀝醉如此君若誅願以微軀易父死趙將渡少一人操棹曰妾居河濱習舟楫之事遂與操渡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為夫人肉刑不施漢美淳于漢志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會逮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悲泣乃隨其父至

長安顧没為官婢以贖父刑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敎是圖懿兹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兹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南霽雲新舊史皆有傳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禄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遂留巡所至德二年禄山圍雍丘

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因遣霽雲乞師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遂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霽雲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刃脅巡不降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降乃與姚誾等遇害惟許遠執送洛陽韓文公嘗叙李翰所作張巡傳後其言南公之為人亦甚悉據傳霽雲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公謂承嗣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則此碑當在永州作也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

王命横絶亟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史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霽雲傳善騎射見賊百步内乃發無不應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尉楚辭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顔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漢書李廣傳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從衛青擊匈奴青乃自以精兵出塞捕虜而令廣并右將軍出東道先是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數奇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猨臂注曰臂如猨臂通肩也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音畫山名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圮音起說文山無草木也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漢劉歆字子駿哀帝初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村行為侍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别為七畧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晉王衍字夷甫嘗與王越共討苟晞衍以太尉為太傅及越薨衆共推衍為元帥衍懼賊鋒辭曰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相見語移日衍因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且勸勒稱尊號勒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訏匈于切說文齊楚謂信

曰許一曰大也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脫未為兵裂裳為旗左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呼火故反柱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謂不知已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辭其友而往死之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全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君者也狠瞫見黜而奔師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狠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曷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

馬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瞫尺甚切又式袵切忠謀朗然萬夫齊志一作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强謂賊首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張公巡率吏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入守而百雉齊固百雉城也城高三堵為雉謂賊攻雍丘城張公巡設百樓柵城上東芻灌膏以焚賊不敢向也初據雍丘隸汴州謂單父尉賈賁合兵擊宋州張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也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城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睢陽隸宋州謂張公巡以馬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公遠等合遣將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

投戸于汴漢兵已絶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强頓盱眙而不進疏勒盱眙皆地名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于九攻史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楪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爲之屈志益專於三板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通鑑周紀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偪陽懸布之勁功一作洴城鑿穴之奇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懸之史田單攻燕收城中牛得千餘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敗走偪音逼洴音牽息意牽羊羞鄭師之

大臨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宣公十五年楚子圍鄭不能服將去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謂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嗷此足矣據舊傳云請嗌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韓文公云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溫公考異止從舊傳公此所載又有嗷此足矣之文其不同有如此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春秋定公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注云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懵武亘切身離楚野徒傷帶劒之辭韓信淮陰人也項梁渡淮信仗劒從之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變之歎息後漢傳燮與耿鄙共討金

城賊燮子幹恐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欲令棄郡而歸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

有周苛之慷慨

漢書高帝紀項羽西拔滎陽城生得御史大夫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羽遂烹周苛慷下朗切慨口溉切壯士不得志也

聞義能從果其初心

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

東漢臧洪傳初因張超遣洪與大司馬劉虞計事至河間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絶因寓于袁紹紹初見奇之其後憚其能適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勒所領將赴其難且從紹請兵而紹不聽超城遂陷洪因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遂生執洪殺之時洪邑人陳容見洪當死因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留為容曰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見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句劉璠梁典曰梁天監三年魏人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魏人雖盡力攻城而道恭輒隨方抗禦道恭疾篤乃以城付其弟靈恩道恭尋卒先是詔使郢州刺史曹景宗舉兵為之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景宗其畧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直臣蓋指任昉也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繈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莫刻鮑信之形三國志魏武帝三年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以為不可岱不從遂戰為賊所殺信乃與州吏万潛等

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進兵擊黄巾於壽張力戰鬭死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陵

圖龐德之狀魏書龐德初從張魯聞太祖定漢中隨衆來降拜立義將軍與曹仁共討關羽樊下仁使德屯樊北會天大霖雨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德乘小舡欲還仁營舡覆為羽所得羽欲降之德力爭不服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及齊王正始三年詔祀大司馬曹真將軍龐德等十八人於太祖廟廷納

官其子見勾踐之心國語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羽林字

孤知孝武之志漢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凡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舉門闕於周典周禮地官司門

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孤注死政之老謂死事之父母孤其子也又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氏雜說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僅一作慬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陥之辰爲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

江淮而不知力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

霽子計切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

魚袋歷刺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祀宇久遠

德音不形顧斵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

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

其事出乎内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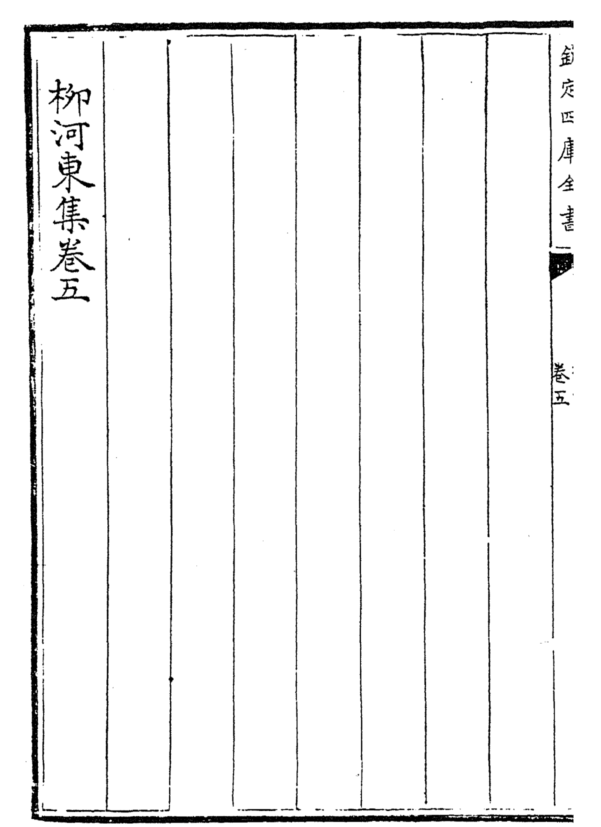
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

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洛陽唐東都也麒麟閣中即圖之

詞可繼漢書宣帝甘露三年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旦切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婪盧含切說文貪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魚乙切說文屹崒山皃制其要領要伊消切說文腰也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偵豬孟切廉視也又丑正切問也鉗馬匪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

兵食殲馬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詞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允威西恧(女六切說文慚也)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勲烈孰與儔躅(廚玉切說文蹢躅也)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刋碑河滸萬古英風



柳河東集卷五

柳河東集卷六

唐 柳宗元 撰

碑五首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六祖大鑒禪師蓋自達摩爲初祖大滿爲二祖鑒智爲三祖大醫爲四祖弘忍爲五祖至大鑒爲六也據傳燈錄大鑒即慧能大師俗姓盧氏父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始因聞客讀金剛經遂問法焉客以得於黄梅忍大師爲對師因去直抵韶州與尼無盡藏者解説

涅槃經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老云能有道者居人於是競來瞻禮且營緝寶林古寺舊地居之師謂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遇智遠禪師請益遠曰菩提達摩傳心印於黃梅宜往參決師辭去遂造焉忍默識之後果傳衣法至儀鳳元年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師大異因請出所傳信衣瞻禮會諸名德為之剃髮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要歸舊隱遂返曹溪學者不下千數中宗嘗詔之不起後化於新州國恩寺肅宗代宗皆敬事之至憲宗時始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扶風公馬摠也據摠傳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東坡居士嘗題此碑後亦詳及之矣公元和十年三月十四日出為柳州刺史碑蓋十月後作東坡居士又謂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

南嶽諸碑妙絕古今具知言哉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篆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躍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誖音佩又音勃說文亂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

没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静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

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出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纛音導左纛也以旄牛尾為之）來涖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噩音咢說文曰譁訟也）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渠馬切說文工出也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尨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說文車相出也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内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

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謚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徒堅永胥不已

南岳彌陁和尚碑

嘗考釋氏宗派法照智詵皆學於五祖忍公惟唐公真公及衡山承遠皆未詳其曰南岳大長老天子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公嘗為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日悟為般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公貞元十八年為藍田尉照死於七月十九日碑蓋七月後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

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遺以醉切說文贈也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槱音酉說文積木燎之也以為僕役而媟之媟音薛說文嬻也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乎正一作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户不拒不營祠

宇既具以洎于德宗中詔褒立是為彌陁寺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施施智切說文患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荆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一作中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馬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

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一作放）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洛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

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碑陰記謂京兆尹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為道場及師之死自餘杭命以行狀來使余為碑據新舊史京兆尹弘農楊公楊憑也憑元和四年以為江西觀察使時贓罪貶臨賀尉俄徙杭州長史公時為永州司馬碑蓋是時作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馬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冑無終承于釋師

以氶道本吾無姓耶法劒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慧為之户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甞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敎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

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一作于）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楞音稜）不越閫者五十祀（閫苦本切與梱同）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内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夷益切厭也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兹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工終如其志趙郡李萼音諤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峰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

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云公位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傳陸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元和三年永州作師言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蓋自迦葉尊者至師子尊者為二十三也馬鳴即馬鳴尊者去迦葉為世十有一龍樹即龍樹菩薩去迦葉為世十有三公謂其弟子

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據公集又有送浩初序頗亟稱之即初之贊蓋足知海之為人矣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者嶺南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自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理之遠可知矣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眞眞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空愚夫失惑一云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囂昏囂魚中切春秋傳口不道忠信之言

為罵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忍即五祖弘忍大師也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鬬很下懇切說文不聽從也秀即神秀禪師號北宗能即大鑒禪師號南宗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一無書字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音圂說文擾也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

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

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

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

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

又從之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礱音聾說文曰礲也又為龍安

寺馬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

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二為僧五

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其弟子玄覺泊懷直

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岣古后切一音矩嶁九后切一音縷據山在衡州）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奧於到反）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還莫徵旁行（胡郎切說文列也）徒聽誣言空有玄闘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

并絶異苞音包說文褒也　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彌寂而黙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銘碑一作動言事為

柳河東集卷六